

今次的任務是去西邊的深山。

—真麻煩。

剛接到任務內容時句是這麼想的，很直覺的反應。這大概是他入會以來的第一個任務，由於出問題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僅是氣候異常、妖物作祟，連帶的也影響了村民的生計和人身安全，為此公會裡每個人幾乎都動員了。

句在前一天就開始動手準備行囊，一邊想著任務內容，一邊動手拿取物品一樣樣地放進背包中，只不過那封來自偏遠村落的信函，似乎是因為緊急傳遞的關係，很多詳細情況在信中並未提及，看來似乎得到現場才有辦法更深入了解狀況。雖然不曉得會花多久的時間，但順利的話，也許不消幾天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吧？

—前提是，如果有這麼容易的話。

他並不是個樂觀的人，凡事都會心念著船到橋頭自然直，期望值與實際面不相符的情況是常有的，所以湯石句認為最好是不要一開始就懷抱著這種心情，但他倒也不至於悲觀，只是覺得反正盡力完成就可以了。

「喂，還好嗎？」突然，有人敲了敲房門，高大的成年男子從門外探進來，「該準備的東西應該都好吧？」長子湯石瞬走了進來，笑著問道。

「是瞬哥阿？」句抬頭對上他的爽朗，顯得有些面無表情地說著：「怎麼還不睡？」

「阿，差不多了，只是聽說你隔天要出發，來看看有沒有需要幫忙的？」

「還好，可以應付得過來。」長兄的熱心讓他不以為意，只是平淡地回應著。

「這樣阿？」對方也只是淡淡地說了句，似乎還想說什麼，欲啟口卻又收回。

兩兄弟陷入了陣沉默，這使得句漸漸感到有些奇怪，但也只是不說話等待著，他知道瞬可能是要說什麼，被對方盯著看的感覺令他不太自在。直到過了五分鐘後，本來他正打算開口時，兄長才搶先打破了這短暫的靜默，「吶，我說媽和姐她們其實很擔心。」瞬搔了搔那整齊翹起的頭髮說道。

「我知道。」句回答，但眼睛卻轉而望下看，整理背包的動作不停。大約在要出發的前兩天，他在晚餐告知父母兄弟，自己因為任務要出遠門的事情，爸爸倒是很輕鬆的態度，順便提醒了他要小心，媽媽和姊姊則是不約而同看向他，尤其是姊姊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但他大概也猜到她們會想說什麼，「她們擔心太多了。」

「因為你是我們家的老公阿。」

「...但也不是孩子了。」

句忍不住提醒了瞬，自己已經快20歲了的這件事。知道兄長一向是特別愛護家人，尤其對全和句兩個弟弟疼愛有加，老實說他不討厭哥哥這樣，只是像這樣一直被當成孩子來看，怎麼說都有些不是滋味。

湯石瞬沒說什麼，只是苦笑了下說：「總之，要平安回家阿。」

隔天，他打算直接到山裡與其他的公會成員會合，於是一早和父母打過招呼後就從家裡出發。上了電車，他選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避開交通的尖峰時刻，十分慶幸這時間沒什麼人，因早起再加上氣溫有些寒冷的緣故，腦袋還未從昏昏沉沉的狀態中醒覺，這時候實在不希望身邊有多餘的

雜音。

午夜藍的雙眼望向窗外的青空，雖然這時節已是歲末的寒冬，但今日的天氣不錯，令人不自覺地提振了精神，一路上看著外頭的景色因電車的行駛速度而模糊了輪廓，好似浮光掠影、一晃而逝，從住屋林立的城鎮駛離，經過慢慢地轉而變成了人煙稀少的郊區，本來蔚藍的晴空也漸漸地染上了一片灰濛濛的色調。

「變天了？」下了電車後，旬抬起頭來看向彷彿陰雨連綿的天空，喃喃地說著。

走出了車站後，他在巴士停靠站前等候著，那個村落的位置似乎又再更遠離郊區，若是要去那裏，還得搭乘小巴才到得了山腳下，確認了交通方式以後，他還是忍不住說了句「真麻煩」。過了一段時間後，終於等到了接駁巴士，他上車向司機說明了目的地後，就逕自在車上隨意找尋座位打算坐下，接著旬注意到了角落的座位上有位眼熟的人，雖然沒有太多的互動，但他知道對方同樣也是公會的同伴，於是他向對方點頭示意，而對方同樣也向這邊禮貌性地打了招呼。

路面有些不平，旬從因些許顛簸的路段而搖晃的車身看出外頭。

越是靠近西山的山腳，天空好像又比剛走出車站的時候，又再更深沉了幾分。

這時，司機突然緊急煞了車，湯石旬疑惑地看向開車的人，坐在自己後方座位的那名公會成員雖然沒說話，但他猜想對方應該也同自己一樣，對此刻的情況感到納悶。司機嘆了口氣表示，前方開始的路段因為風雪太大、積雪太深，巴士無法過去，所以要請他們下車徒步走過去。沒辦法，他也只得搔著頭髮，背起了背包走下車。

要小心別惹怒了西山的雪女。
司機在臨走以前，向兩人如此說著。

在巴士掉頭開離了他們所在的地方以後，他和另外一人才提起腳步往西山山腳下走去準備上山，兩人有一句沒一句的談話，越是靠近山腳周圍的氣溫就越低，就如同剛才那名巴士司機所說，這裡的路段的確積雪很厚，他們必須得很小心走在路道上才能避免踩空，臉部裸露在空氣中的皮膚也忍不住一陣刺寒。

好不容易穿越過風雪到達了目的地的村莊，從村莊口進入了以後，同伴馬上隨機找了戶人家問明村長的家在哪個位置，對方完全不想踏出門外，僅是抬起手向他指了指方向，接著旬便感覺到了不只是眼前這名指路的村人、連其他幾戶人家看著，投以過來的視線並不像是因求助而喜出望外的眼神，反倒是相當地不友善，大概因為他們是外地來的關係吧？

『...在哪裡？』

突然間，從空氣中傳來若有似無的嗓音，他轉過頭望向一旁，但從那個方向看去卻沒有任何一人，「...是聽錯了嗎？」

他忽略了心頭那一陣異樣，跟著同伴一起往村長的住家走去。

“雪女發怒了～”

“村裏降下天譴了～
“喀東喀東！”

當他經過某戶時，突然聽見幾把童稚的嗓音在唱歌，於是駐足觀看。穿著厚棉大衣的幾個孩子圍在爐火轉圈圈，一邊拍著手、一邊唱著。

“門外敲打的是誰～？”
“不要開門～不要開門～”
“憤怒的雪女會把誰抓走～？”

—雪女？

旬條地想到了在走進山腳下前，那名司機說過的話：要小心別惹怒了西山的雪女。

等到所有的人集合在村長家以後，一名面帶憂慮的長者便坐在眾人面前，開始述說起在這陣子村內所發生的事情，就在歲冬的某一日突然降下了暴風雪，令村人們外出打獵都有困難，即使是冒著風雪出村，也是都抵擋不住殘酷的天候，村內很多壯丁都因此生病、凍傷，更糟的是風雪阻斷了村子與外界的聯繫，不僅沒辦法採買村民們過冬所需的民生物資，連到山下求醫都有困難。

不僅如此，每個夜晚都會發生村民遭妖怪襲擊、成人和小孩無故失蹤的事件，所以他們大多只敢在白天走出屋子，黃昏以後就絕對不會走出住家。

—妖怪襲擊...人口失蹤...

村長又繼續說了下去，據說作祟的妖怪是長久以來在部落村民間口耳相傳的雪女，但沒有人看過雪女真實的樣貌，有的人說是名柔弱貌美的女子、也有人說如同兇殘噬人的夜叉，但實際上真正看過了人大部分都是夜半失蹤，要不就是出外消失在風雪當中。

不過這個村落長久以來，雖然受雪女出沒在深山的傳說影響深刻，但卻少有主動襲擊村民的紀錄，大部分都會謹記些上山、日常起居的一些禁忌，以往也都相安無事，不明白為何會突然發生這樣子的災難。

話及於此，突然有人抬起手向村長發問了，信中給予的訊息線索似乎是與雪女的鏡子有關。老者年邁的臉龐聽到這個問題，馬上嘆了口氣，疲憊的臉龐更顯老態。他表示曾經也集結過幾名村人去尋找所謂的“鏡子碎片”，但這麼大的風雪別說是鏡子碎片，積雪也讓人連一根雜草也找不著，最後他們只得認為那不過是小孩平時打鬧嬉戲的童言童語。

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之下，才決定孤注一擲，請求陰陽師的協助，說不定可以改善現況。

老者的話讓旬想到入村時，村民們的眼神。
—看來，也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吧？

就在陳述完了事情經過後，在場的所有人似乎都在想著才如何尋找線索，接著有人提出搜查線就分成兩路，一方是在村內一面保護村人，另一方則是到村外搜尋失蹤的村民。他加入了村外的搜查線，每個人都準備妥當後便從村莊離開，每個人以村口為中心再分散成幾個方位尋找。

旬看了看週遭的景色，在附近搜尋可作為記號的事物，但是風雪模糊了眼前的視線，根本連那兒都分不清楚。

只不過，除了失蹤的人口以外，還有令自己更在意的事情，那個傳說中的妖怪既然一直以來都從未傷害過人，那這次的事件又是為何？成為唯一線索的那首童謠，真的只是孩子的童言戲語嗎？

雖然想要找尋些什麼蛛絲馬跡，然而刺骨的寒氣卻不斷侵襲著他，像是要阻擋他的思考一般。旬沒辦法只好憑藉著口中默念的護身咒，讓自己不至於受到風寒的影響，開始找尋失蹤的村人。

『...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本來一瞬間他以為是錯覺，但弔詭的是那低語的聲音，相比耳邊呼嘯而過的強風聽得更清楚，經過了幾次以後旬又更確定那並不是幻覺，而是真的不知道從何而來的聲音。

—妖怪嗎，還是...？

他馬上停下腳步聚精會神，想要確認聲音的方位，無奈卻讓眼前這惱人的風雪給攪局，為了打破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他便開始伸出右手結印默念起召喚的咒語，透過腕上的召喚物作為媒介，嬌小的身影便從光亮中出現。

看身著古式服裝的童子現身，如同週遭覆蓋的冬雪一般潔白的雙耳調皮的晃動了幾下，見此狀，銀灰短髮的青年嘴角微彎說：「青葉，你的鼻子夠靈吧？」

「沒問題！」青葉金青異色的眼瞳透著自信，接著一個轉身化成一頭雪白的大型犬怪，不斷地嗅聞著周圍。

不出幾秒，犬怪朝著某個方向吠叫了聲，示意該往那個方向。「是那裡嗎？」他馬上跟著青葉朝著風雪衝去，途中有幾段牠會先停下來聞味道確認，才又再次向某個方向跑去。旬就這樣前前後後跟著青葉繞了幾圈以後，白色的犬妖突然停了下來吠叫了聲，接著他便看到了眼前似乎有座山洞，他趕緊上前去查探。這個山洞似乎是渾然天成的棲息地，岩壁堅硬且密實，外頭強大的風雪吹不進洞裡深處，想必應該有許多野獸隱身於此。

「起！」他取出手中的符紙，原本輕薄的紙張馬上扭曲焚燒成一團火球，將黑暗的洞穴照耀著燈火通明。一步步地往裏面走去，他發現似乎隱約可以聽到像是喘息、又像是低語的聲音，愈是往山洞內部走進去，就聽得愈清楚。等到走到了內部盡頭時，湯石旬才藉著火團的光芒看清了裡頭的情況，幾名成年人蜷縮著身軀，彼此互相依偎著，看起來相當的虛弱。

「喂，還好嗎！」發現可能是失蹤的村民們，他趕緊上前察看他們的狀況，還好他們都還有點意識，但是即使如此沒有爐火可以取暖，似乎都快凍僵了，於是他當機立斷，先從背包中取出厚毛毯覆蓋在他們身上，接著從口袋中拿出另外一張顏色特異的符紙，那是與公會的小伙伴從村落口分別

以後，作為通信用途的符咒。

他催動了靈力讓符咒生效。

希望其他人趕快收到，不然他一個人可沒辦法帶著這幾名成年人從風雪中平安返回，在這段時間內，他從背包中取出一些救急用的物品，並分食了一些乾糧讓他們補充體力，只可惜身上並沒有帶可以升火的器具，村民們只能依靠著唯一的一張厚毛毯，依偎著彼此的體溫取暖。

隨著時間的流逝，旬也越發感到焦躁，然而他知道此時自己絕對不能慌亂，只是心中不斷生出的著急卻也讓他無法忽視，於是他也只得思考別的事物開始轉換注意力。

『...在哪裡？』

本來還在想著該如何脫困的時候，旬又突然聽見了那個聲音。

『...恨...』

『...卑劣的、愚昧的...』

『...居然奪走了...恨...』

「唔。」由於山洞內部不受到外頭暴風雪的影響，卻也因此他聽得更清楚。

那聲音，令他感到一股寒意，以及惡意。他環抱著的一手不自覺地揪著袖端，相當的不舒服。

「旬？」犬妖不知何時回復了童子的模樣，像是發現了他的不對勁，有些憂慮地望著。

「我沒事，你先繼續注意洞外的狀況。」他說。

『...在哪裡...』

『...到底拿到哪裡了...卑劣的小偷...』

他又再次聽到了那聲音似乎在訴說著什麼，發現那似乎是在村民聚集的地方附近發出來的，於是他在低語聲傳來的地方埋頭開始尋找著。

「有妖氣！」青葉站在他身旁說著，接著他從一堆碎裂的石塊、野草堆及動物短暫停留所遺留下來的毛髮當中翻到了一塊像是碎片的東西，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來觀看，碎片的表面映照出銀灰的短髮及午夜藍的眼睛。

—難道這就是...

正當他想著是否就是心中所想的那個物品時，突然腦中出現了影像，就像是播放著電影膠捲一般，一幕幕的畫面不斷切換、播放，切換、播放...

他看到了身著潔白和服的女性笑得溫柔嬌羞的樣子，接著又是一名男子面帶溫和地執起女子的雙手，像是呵護珍寶一般地慢慢地擁她入懷。

—這是什麼...

他可以確定這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記憶，不論是畫面中的那兩人、抑或是此刻所看到的景像，他每一樣都不熟悉，然而不知為何，這畫面卻令他感到十分懷念、彷彿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當中的情感。

「這是...」

「...句？」

『恨...好恨...』

『還給我...』

倏地，眼前明亮的風景象是風雲變色一般，四周而起的黑暗慢慢地從腳邊竄起，彷若煙霧般裊裊升起、集聚，緊接著開始朝著他席捲而來，猶如毒物不斷地包覆他的手腳、侵蝕著他的內心。

『恨...我好恨...』

『死吧...通通...』

他不斷的掙扎，卻也無法從中逃脫。

『消失吧！！！！！！』

「句！」青葉在他耳邊猛然大喊，將湯石句從幻覺中喚醒。

「...青葉？」他望向犬妖童子的臉龐，似乎還有些驚魂未定。

看樣子，他的式神似乎是喚了他好幾次，沒想到他竟然被幻象給迷惑了。

他馬上將那碎片隨便找塊東西包好，然後放置在口袋裡面，然後伸手擦了擦額上不斷冒出的冷汗。

「我沒事。」他說。

接下來，句似乎聽到從洞外傳來的叫喊聲，幾名公會的成員從外跑了進來，看來是確實接收到了他們的求救通信，這讓他放下了心。他們一個攙扶著一個，引導村民回到村落，句趕緊跟上，一邊注意前方隊伍的行進，一邊在後方確認安全。

有妖怪！

前方有人大喊，接續著從四方而起的妖氣向他們包圍過來。本來以為援救會很順利，沒想到竟然半路又殺出程咬金。

式神青葉發出了警戒的低吼，然後再次化身成巨大的犬妖。

他立刻咬破自己的手指在符紙上寫下咒文，並朝向那些聚集的雪妖投擲出符咒，「降妖伏魔！歸天！急急如律令！」受到符咒的攻擊，妖怪們短暫地退開，他們的眼前立刻出現一條路，於是有些人趕緊引開妖怪，另外的人則分別帶領村民趕緊逃離戰場。

—臨、兵、鬥、者...

默唸著九字護身咒，他必須得引開妖怪的注意力，一個念頭就往別的方向跑了過去，其中幾隻妖物追著他。

「呵，沒想到還真的跟著來！」他說著，等到跑了一段距離以後，才又轉過身來面對。

青葉怒吼著四隻腳掌一蹬，朝向那群妖怪嘶咬過去。趁此句又再次掏出了符紙，動手結印另一個符咒發動攻擊，「破！」妖怪的身體倏地向火藥般地炸開，就在青年以為攻擊奏效的時候，那名妖物原本損傷的本體，卻又突然恢復了原狀。

—什麼！

訝異著眼前的狀況，於是他又再動手結印，「破！」

旬對著其中一頭雪妖發動攻擊，過了幾秒卻又是一樣的情況。「可惡！因為是敵陣嗎？」判斷應該是環境令這些妖怪可以毫髮無傷的關係，他一邊閃躲著妖怪的攻擊、一面注意青葉的動作好讓自己有可乘之機。

要是他會使用火屬性的咒術就好了，但以他目前的能力要使出相剋屬性的咒語，成效並不大。

『還來...』

『快還來...』

他又再次聽到了那聲音，與先前虛無飄渺的聲音不同，這次是針對青年而來。

「想要嗎？」旬望著那群將自己包圍起的妖怪，嘴角微彎。

雖然，此刻他的笑容看起來有些逞強。

雪白的犬妖此時毛髮豎立，於前方護衛著青年。

「青葉...掩護我。」他低聲向立於前的巨犬說著，知道牠應該有聽到，過了幾秒後他一個口令，青葉再次衝上前，揮舞著利爪攻擊眼前的敵人。

—只能孤注一擲了...

他在腦中搜尋著自己的印象，然後在心中默念著從沒靈活運用過的那個咒語。

「丙丁之君，丙丁火神！火山坎位，奔騰黑雲！」青年一邊唸誦一邊結印，但不熟悉的咒文令他動作相當緩慢，「天火！天將！蓮火灼華！急急如律令！」最後順利唸完咒文，他朝向雪妖們投擲出了符咒。

一團激烈的火光延燒到其中一頭妖物身上，但卻只融下它一身的雪水，沒有在預想之中一舉殲滅。

—半調子的...果然不行嗎！

意料之中的事情，卻也不禁令人懊惱。就在青年懊惱之際，妖怪突然像是被激怒發狂了一般，猛攻眼前的巨犬。

「旬！」犬妖童子被攻擊時向他叫喊了聲後，就消失在空氣當中。

湯石旬暗自在心理喊了句可惡，但接連不斷使用符咒，再加上又逞強地使用了不熟悉的法術，他的靈力已經快耗損的差不多了，大概連再次召喚式神的餘力都不剩，於是他一個念頭下來，只得先行跑走。

妖怪追逐在他的身後，不斷地朝向他攻擊，他只得一直跑，一直跑。對山林環境不熟悉的他，只能胡亂地逃跑，被妖怪追趕，弄得遍體臨傷。

突然間，妖怪朝著他的腳下投擲出了冰塊，將青年硬生生地絆倒。

「唔！」他吃痛地倒在了雪地上，本想起身但遭到接連攻擊的身體已經多處的凍傷和擦傷了。

然而，他抬頭向前，不知何時已經來到了個湖泊，沒想到這裡居然會有這樣子的地方，奇異的是，明明是風雪繚繞的環境，這座湖泊卻完全沒有結冰。

「呵，既然這麼想要，就去拿吧！」他向那群妖怪說著，然後從口袋中掏出那枚鏡子的碎片，奮力一丟，往湖水的中心丟了過去，只見那平靜的水面發出了“咚—”的聲響。

只是說也奇怪，那群雪妖卻在碎片被他投入湖泊之後紛紛停止了動作，接著像是蒸發了一般消失在空氣當中。

「呼、呼、呼…」灰髮青年不斷地喘著氣，藍色的雙眼逐漸迷濛。

—結束了…嗎？

本來他還對眼前發生的事情疑惑著，但下一秒沉重的身軀往前一倒，腦袋無暇再思考那些事情，銀白色的雪花慢慢地掩蓋在他的身上。

「總之，要平安回家阿。」

哈，看來他應該沒辦法好好遵守這個約定了。